

人機俯衝敵艦—— 慷慨赴義的沈崇誨烈士

· 莊秉漢 ·

沈崇誨烈士是清華大學高材生，他考取中央航空學校第三期，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

沈崇誨烈士是一位帥氣挺拔且熱愛體育活動的國立清華大學高材生，他在國家危亡之際，毅然投考中央航空學校，凌雲御風只為報國，孰料戰鬥中，其所駕駛的轟炸機尾部發生故障，沈崇誨自知無法返航，竟以人機俯衝撞向敵艦而殉國，一名二十六歲的年輕人，用短暫的青春與生命，詮釋了筧橋校訓：「我們的身體、飛機和炸彈，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！」今年是沈崇誨烈士殉國八十五週年，藉由本文讓我們一起緬懷這位血

染長空的筧橋雄鷹。

沈崇誨（生卒年份：民國元年—民國二十六年）是江蘇省江寧縣人，他出生在家門望族，祖父沈味蘭是清朝兩江總督張之洞的幕僚，為朝廷高官出謀劃策，其父親沈家彝為清末舉人，後來留學日本，到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就讀，沈父畢業回國後，任職北洋政府奉天審判廳廳長、京師高等法院院長等職，抗戰勝利後，沈家彝還出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，在蔣中正、李宗仁行憲後的第一任正副總統就職時，沈父於典禮儀式上擔任大法官，代表全體國民監督儀程，可謂法學地位崇隆，沈崇誨的母親陳昌甄女士則出身於貴州望族，沈崇誨的外公常年在廣東為官，曾任廣東布政使，沈母育有四子，沈崇誨在家中排行老二。

沈崇誨的童年生活在北京度過，由於父親居官北洋政府要職，終年繁忙公務，所以家庭教育的工作便落在母親身上，而沈崇誨自幼天賦聰敏，可以背誦課目數十行不忘，記憶力超

群，深獲母親的關注與疼愛，母親平時灌輸孩子們盡忠報國，因此，沈崇誨對於岳飛、文天祥、史可法等民族英雄氣節格外敬仰，自幼也燃起抱義抒忠愛國之志。

沈崇誨十歲那年，進入北京成達高等小學就讀，由於學校實施嚴格軍事教育，他在校成績名列前茅，也培養他平時喜愛體育運動，鍛鍊強健體魄，造就他在團體生活中肯犧牲、不畏難的特質。後來，他到天津南開中學求學，因為酷愛運動賽事，一度荒廢了課業，但是在畢業前九個月，他加緊學習用功，最後迎頭趕上，民國十七年，他考取享有盛譽的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，由於清大校方支持



沈崇誨（圖中）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，經常參加體育活動，並屢獲獎項，可謂文武雙全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

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沈崇誨在杭州笕橋的中央航空學校拍攝，當時身穿飛行服進行各項訓練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學生參加各種體育活動，原本就喜愛運動的沈崇誨，很快便成為清大足球和棒球的校隊球員，還曾經代表北平及華北地區參加全國運動會，出賽取得優異佳績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七月，二十二歲的沈崇誨自清華大學畢業，為了將大學所學的土木工程學以致用，他立志開發塞外，獨自遠赴中國大陸西北省份，途中經過綏遠地區，目睹日軍虎視眈眈進逼長城關內，天空中盤旋著侵犯我國領空的日本戰機，敵機馬達

聲隆隆作響，沈崇誨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，他當下思忖：「強國莫急於空防，吾輩今後自當翱翔碧空，與日寇爭一短長，方能雪恥復仇也！」此時中央航空學校正在北平招考飛行學員，沈崇誨決定放棄在綏遠的優渥工作，在大雪紛飛的十二月二十日趕赴北平投考航校第三期，由於沈崇誨過去在清大時期即為活躍的學生領袖，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，羅英德、劉廣利等二十二位清華大學生也先後報考了中央航校。

沈母一向疼愛沈崇誨，知道他有匡復救國的偉大志向，但是想到以後成為空軍飛行員「每一次起飛都可能永別」，母親的牽掛不捨之情溢於言表，但是她仍選擇放下牽絆，全力支持沈崇誨的決定，讓他能心無旁騖地走上從軍之路，翌年二月十六日，沈崇誨收到中央航校轟炸科錄取通知書的時候，摯愛的母親也因病驟逝，可謂悲喜交至，沈崇誨辦完母親喪禮，強忍心中的悲慟奔赴笕橋航校就學，立志移孝作忠，後來他在日記中回憶道：「母親過世心中實在是無限的悲痛，在航校，我將拋棄一切，盡忠報國」。

中央航空學校是中華民國空軍的搖籃，其培訓飛行員格外嚴格，淘汰率超過百分之五十，前後需要經過四個階段的課程——從最初的人伍教育開始，再教授基本飛行（本科初、中級教育）及學習驅逐、攻擊、偵察、轟炸飛行等本科高級教育，由於沈崇誨有清華大學的高等學歷，學識基礎扎實，本身又熱愛體育運動，使得他體格強健，綜合素質遙遙領先同儕，他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，並留任航校擔任飛行教官，不久被調到空軍第二大隊第九中隊擔任中尉分隊長，到了飛行大隊後，沈崇誨更加專注空軍戰

沈崇誨隨隊轟炸敵艦，其所駕飛機發生故障，機尾冒起青煙，自知無法返航，竟以人機俯衝敵艦殉國，寫下壯烈成仁的英勇篇章【圖文：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提供】。

術研究，特別著重於轟炸機的戰術應用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，兵燹蜂起，日軍大舉攻進華北，揭開日本軍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序幕，沈崇誨意識到，自己駕機守護長空的時刻來臨了，不過在抗戰初期，我國空軍妥善的作戰飛機僅三百餘架，與日本陸軍和海軍航空隊二千七百餘架軍力相比，數量完全無法與之抗衡，沈崇誨明白空戰往往勝敗一瞬間，他曾經私下多次向同僚透露，萬一無法安然返航，他會等待最佳的時機「與敵同歸於盡」。

八月十三日，中日雙方第一場大型會戰於上海爆發，沈崇誨所屬的空軍第二大隊奉命進駐安徽廣德機場，主要保護上海與南京，自八月十四日開始，沈崇誨朝夕隨隊出擊，第二大隊飛到上海上空，轟炸長江口外的白龍港、佘山一帶停泊的日軍艦隊及航空母艦，作戰過程中他發現日軍在碼頭登陸，他果決的按下按鈕連番轟炸，炸毀了剛運上岸的日軍軍火彈藥，頓時烈焰冲天，漫起熊熊火光，使日軍傷亡慘重，沈崇誨初戰告捷。

八月十九日沈崇誨隨第二大隊第九隊隊長謝郁青出擊，率領諾斯洛普輕型轟炸機七架，在第四大隊第二十

一隊隊長李桂丹率六架霍克驅逐機掩護下，上午九時自廣德出發，經長興、吳興、佘山及白龍港，奉命轟炸在長江口的日本艦隊，目的是要阻止日軍部隊登陸以及攻擊上海周邊停泊的日本兵艦，當飛行通過南匯上空附近時，沈崇誨所駕駛的雙人座編號九〇四號轟炸機發生故障（同機後座轟炸員為陳錫純），機尾冒起青煙，隊長謝郁青示意他們返航，但沈崇誨和陳錫純不願意錯過失這一次任務的機會，堅持繼續飛行，但是漸漸脫離第九隊的編隊隊形，其餘六架轟炸機先後飛抵佘山海面上空並轟炸該處敵艦，投下大量炸彈，命中敵二等巡洋艦二艘，我空軍第九隊每一波轟炸攻勢凌厲，日艦見狀狼狽逃逸潰散。

第二大隊任務完成返航時，歸途行經白龍港上空，發現大批敵艦出現，但機隊已經投完所有炸彈，深覺錯失殲敵機會，這時第九隊隊長謝郁青，忽然瞥見沈崇誨的座機滿載炸彈，在二千公尺高空，對準日本最大的一艘軍艦，加足馬力俯衝直下，原來，飛機內部機械故障的沈崇誨與陳錫純，自知難以返回基地，不願跳傘以求苟生，乃決意奮力一搏，不惜慷慨共赴國難，於是沈崇誨用力將手中的操縱桿向前猛推到底，瞬間飛機失速，

墜海爆炸。兩位壯士壯烈殉國，青春生命自此殞落，沈崇誨時年二十六歲，陳錫純僅二十一歲。

對於沈崇誨分隊長殉國原因，書上後來有不同的記載，依據國防部史政局編印的《沈崇誨烈士傳》中記述：「烈士人機與敵艦同歸於盡，壯烈成仁」，不過日本官方當天的交戰紀錄，並沒有軍艦被擊沉的紀錄，雖然研究歷史之目的，是儘可能地還原真相，但是對於沈崇誨烈士而言，雖然他的戰機故障，明知事已不可為，仍執意人機俯衝攻擊敵艦，慷慨赴義，所謂「風雲際會壯士飛，誓死報國不生還」，他的英靈縈繞長空，是我們心目中永遠的笕橋英雄。

沈崇誨殉國的噩耗傳來，同為中央航空學校第三期畢業的鄭少愚、樂以琴和羅英德等三名同學，聽到不禁潸然落淚、悲慟欲絕，因為他們四人的年紀相仿，情同手足，都有滿腔報國抱負，不惜離家萬里之遠，志在沖天救國，在航校時期，他們曾約定三十歲前不許結婚成家，要同甘共苦接受嚴格飛行訓練，砥礪磨練團隊默契，一同出生入死，獻身空中戰場殲敵，此情此景歷歷在目，四人所建立起深厚的袍澤情感，早已是這一生無法取代的革命戰友。

沈崇誨在生前曾給同學書寫道：「願我們同學永繼英志，互相規勸，共同前進，而效『死』國家。苟一日得雪舊恨新仇，有餘生者，以鮮花果酒，奠諸故友靈前，那麼，他們雖犧牲於今日，亦可無遺恨於將來，希我們共勉之」，沒料到沈崇誨一語成讖，在同期同學之間，他的生命竟先一步驟然而逝。

沈崇誨最要好的同學鄭少愚，曾銜命飛往上海羅店偵察敵情，上飛機前鄭少愚準備好一束鮮花，當座機飛越沈崇誨殉國的白龍港時，他將這束鮮花拋向蒼茫大海，鄭少愚實現沈崇誨生前的遺言：「有餘生者，以鮮花奠諸故友靈前」，座艙內的鄭少愚拉下護目鏡，眼眶止不住淚水，眼淚模糊了視線，他看著浩瀚無垠大海，沈崇誨的骸骨飄零在一片汪洋，僅能以一束鮮花傳達對同學無盡的追悼懷念，祈盼沈崇誨在天有靈，保佑中華民國空軍的英雄們，都能平安返航，這是笕橋人悼念為國捐軀戰友的方式，可謂「天下英雄氣，千秋尚凜然」。

為旌表沈崇誨烈士忠蓋英魂，國民政府特予追晉空軍上尉，並明令褒揚撫卹，沈崇誨的驚天一擊，雖然未能擊沉日本軍艦，卻造成了日軍極大的震撼，有學者指出，日本後來「神

風特攻隊」的攻掠行動，有一說是仿效沈崇誨視死如歸的精神。

臺南市東區有個崇誨新村（今改建為崇誨國宅）的空軍眷村，空軍官校有棟校舍名為「崇誨樓」，國立清華大學亦開辦「沈崇誨榮譽講座」，都是後世以沈崇誨烈士之名，以茲紀念緬懷，回顧沈崇誨一生行誼，他放棄原有富裕安逸的生活，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，挺身而出效命空軍，執行任務臨危之際，無視個人圖存生機，毅然捨身救國，踐履我國空軍忠於國家、忠於職守，勇於負責、勇於犧牲的「忠勇軍風」，吾人應踵武沈崇誨烈士笕橋遺風，撫今追昔，砥礪負重前行，再創空軍人勝利榮光。



陳錫純烈士畢業於中央航校第五期，他與沈崇誨分隊長共同執行任務，因飛機故障一起俯衝撞向敵艦，得年二十一歲，國民政府追晉為空軍中尉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